

尚，惟願攝受。」時一公詬罵，江雨淚懺謝曰：「前念無知，後心有悟，望和尚大慈，施與歡喜。」求哀再四，一公憫之，遂為師資如初。一公歿，謁忠國師，密傳心要焉。

贊曰：舍聖賢而知非，當詬罵而不退，可謂明且誠矣！終傳心印，不有繇乎！彼淺信之流，小嫌則長往不返，微呵則銜恨不忘，空遇明師，竟有何益？如逢帝主，不獲一官。惜哉！

迎居正寢

唐，石霜，慶諸禪師，得法於道吾。後隱瀏陽洞山，有瀏陽古佛之語；學者多依之。道吾將化，棄其眾從諸。諸迎居正寢，行必掖，坐必侍，備極敬養之禮。

歷年執侍

唐，招賢通禪師，少為六宮大使，因詣烏窠求出家，窠不納，堅求，乃為

剃落。執侍左右，勤劬不替，經一十六年，不蒙開示；欲辭去，窠問何之？曰：「諸方學佛法去。」窠云：「佛法此間亦有少許。」遂拈起布毛，忽大悟；號布毛侍者云。

贊曰：人見侍者於布毛下悟去，不知一十六年織紵之力也。匪多載辛勤，焉有今日事？遇明師者，幸毋以躁心乘之。

謹守遺命

宋，懷志，金華人。幼業講，因一禪者激發，棄講參方。晚至洞山，得法於真淨文禪師。久之辭去，真淨囑曰：「子禪雖逸格，惜緣不勝耳。」志拜受命。至袁州，州人請住持揚岐，掣肘而去。遊湘上，潭牧請住上封北禪，皆不受。菴於衡嶽二十餘年，有偈曰：「萬機休罷付癡憨，蹤跡時容野鹿參；不脫麻衣拳作枕，幾生夢在綠蘿菴。」晚投龍安，龍安處之最樂堂，遂終老焉。

贊曰：顯達人之所欲，遵遺命而力拒諸請，可不謂難乎？今人嗜名利、棄禮義，不請而往者紛如矣！尚何憶乎師命？